



左 拉

阿·普齐科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左

拉

〔苏〕阿·普齊科夫著

程逢如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СССР А.Пузиков

Эмиль Золя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равда» Москва 1957 年版本译出

左 拉

原著者 [苏]阿·普齐科夫

翻译者 程 逢 如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张：1 9/16 插页：1 字数：20,000

1960 年 1 月第 1 版

196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300

定价：(九)0.19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文作者介绍了法国作家左拉的生平，并精辟地论述了他的主要作品：卢瓦·摩卡尔家族（包括小酒店、萌芽、金钱和崩溃）、三名城和四福音书等，分析左拉在探究卢瓦家族成员的命运的同时，也描写了拿破仑第三时代资本主义法国的社会关系，而他在反对当时的形式主义和颓废派时，从而也充实了现实主义，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作者又指出了左拉的自然主义的观点，认为这虽然限止了他的现实主义，但他还是写出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矛盾和道德上的腐化，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贫困处境，因此使他的作品能始终保持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是一本了解左拉的生平和创作的有用的参考资料。



左 拉

左拉的作品以其規模之宏偉和目的性之明確而使我們大为震驚。他如此頑強地表現了就連最大膽的作者也會感到難於表達的構思，那是需要取之不尽的創造性才能、思想集中和意志的。

左拉是一個才學異常豐富的艺术家，他覺得一本書、一部长篇小說的篇幅過於狹小，因此他把自己的作品彙編成整套巨大的叢書。盧貢·馬卡爾家族，三名城，四福音書，青年時代所寫的五部长篇小說，短篇小說集，隨筆和論文——所有這些作品用三言兩語來介紹一下固然並不費事，可是這裡却包含着多年的頑強勞動和几十部卷帙浩繁的書。

左拉是一個熱愛勞動的作家，他深信自己的使命，深信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他在二十八歲那年開始寫作盧貢·馬卡爾家族，到五十三歲才完成。他在寫作的道路上遭遇到無數的障礙，許多困難要加以克服，但是作者堅忍不拔地達到了目的。左拉的一生，表面上看來，經歷的事情並不太多，可是卻充滿了巨大和緊張的創造性勞動和鬥爭。他的愛和恨的感情都異常強烈。早在青年時代，他就宣布對一切壓迫、破壞和摧殘生命的憎恨是不可侵犯的。左拉說：

“憎恨是神圣的，它是坚强有力的心灵的愤怒，它是对那些其鄙俗和愚蠢不能使人容忍的人们的战斗性的蔑视态度。恨，就是爱，恨就是热烈而勇敢的感觉，就是对可恥而愚蠢的事物的极度憎恶。”

左拉深刻地感到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他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看透了最根本的矛盾，憎恨资产阶级所造成的罪恶。但是左拉在愤慨和憎恨的同时，却相信未来，这个信仰是以他对生活的深入而全面的理解作为基础的。左拉不止一次地承认，在研究当代的社会时，常常而且到处遇到社会主义。作者长期的摸索道路正是向着这种社会主义意识。这条道路并没有走完，这是一条不容易走的、充满了失望和徬徨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从最初生活上的艰苦时期开始，经过忘我地劳动的年代，而结束于二十世纪初，当卢贡·马卡尔家族的作者的名字成为英勇、正直和坚定的旗帜的时候。

在法国文学史中，左拉的创作是一个重要而内容丰富的阶段。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情况中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在左拉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承继了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的事业，创作了艺术地反映了整个时代的社会道德习俗的作品。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左拉成为现实主义传统的一个最彻底的卫护者。他揭穿了那些使读者脱离现代的重大问题而竭力装模作样地用形式主义的诡计来标新立异的作家和艺术家。左拉在青年时代热烈拥护过印象派艺术家。当时他觉得他们是接近现实主义的，他爱好他们的新奇和创立描写生活的新艺术方法的意图。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当印象派成为资产阶

般正式承認的學派，當巴黎的沙龍中布滿了頹廢派寫生畫家所作的毫無意義的拙劣圖畫時，左拉說：“現在在美術展覽會里除了斑點以外什麼也沒有了。人象只是一個斑點，人的臉也只不过是些斑點，樹木、房屋、大陸、海洋都是斑點……黑點連黑點，白點連白點——這就是現代的新鮮玩意兒！”同時左拉又認為，他以前的現實主義作家的作品不能充分符合現代藝術的要求。他決定用理論來充實現實主義，于是他創造了藝術中的自然主義學派。作為其理論基礎的是尊重事實和尊重文獻。由於左拉的這種決心，就使藝術家的左拉變為一個科學家和實驗家了。對創作的這種觀點，是不合現實主義原則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應該不從實際生活出發，而是從以前思考好了的公式出發。左拉認為，他找到了一個在科學和藝術之間架上橋梁的可靠方法，但是實際上他却貶低了藝術的作用，因為藝術的使命不僅是確認種種事實，而且要藝術地概括事實。然而，左拉的理論，特別是他的藝術實踐，卻具有許多優點。和巴爾扎克、福樓拜、雨果一樣，左拉也從來不讓自己的作品遷就任何學派的。他本人的天才往往把他自己擬定的狹隘的構思和計劃破壞掉。這有時曾使他感到困難，所以，在左拉的作品中，可感到作者曾不斷地進行過思想鬥爭，跟其理論觀點上一切牽強附會和謬誤的東西進行了鬥爭。最後的勝利永遠是屬於偉大藝術家——現實主義者和社会浪漫主義者的。

爱弥尔·左拉在一八四〇年四月二日生于巴黎。未来作家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离法国首都不远的爱柯斯城渡过的。他的父亲，著名的建筑工程师，当时正被派在该城开凿运河。左拉很喜欢回忆这些年代，回忆他最初对于文学的爱好；跟有才能的同年小朋友之间的友谊，在美丽如画的爱柯斯近郊的游逛。由于早年丧父，左拉早在童年时代就尝到物质上贫困的痛苦，他长期地受到贫困的威胁。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悲伤，但也锻炼得更其顽强和坚定了。

中学毕业后，左拉无力进高等学校求学，于是在货栈里当了一个时期文牘员。当时左拉住在巴黎的郊区，经常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按莫泊桑的说法，左拉“进当铺的次数要比进饭馆来得多。”一八六二年，左拉进巴黎一家最大的出版社——阿晒特图书出版公司——去工作。不管左拉在阿晒特图书出版公司所担任的职务是如何卑微，他现在能够更加留心注意文学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献身于创作劳动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一八六四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给妮儂的故事出版了。从那时候起，左拉的早期创作开始了，他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头几部小说：柯劳德的忏悔、一个女人的遗志、马赛的秘密、戴来紫·拉甘、玛德来纳·费拉。这几部长篇小说中虽然还存在着不少摹倣的和幼稚的东西，但是它们全都证明青年作家创作的民主倾向以及他对社会题材的爱好。

一八六八年，左拉计划写作有关第二帝国的整套长篇小说。在普法战争事件以前不久，卢贡家族的家运一书的头几章，就已登载在时代报上了。左拉连续在多年内集中

全力創作偉大的長篇社會史詩盧貢·馬卡爾家族。

在致力寫作盧貢·馬卡爾家族的头几年，左拉因為經常受到出版家的束縛，依旧深感物質上的貧困。他從俄國得到了意外的支持和幫助。一八七二年，左拉認識了屠格涅夫，后者願意在物質上幫助天才的法國小說家，同時把他的作品介紹給俄國讀者，于是屠格涅夫成了盧貢·馬卡爾家族的作者和俄國出版家的介紹人。從一八七五年起，左拉成為歐洲導報雜誌的常駐巴黎通訊員，這件工作他先後擔任了六個年头。與俄國文學界和新聞界的聯繫，無疑地在左拉的創作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本人也承認這點：“請容許我公開向偉大的民族致謝，當巴黎沒有一份報紙願意登載我的作品，都不諒解我的文學鬥爭時，這個民族同意給我栖身之所，並且把我當作兒子那樣扶養。”

一八七七年，左拉獲得了期待已久的經濟上的獨立。那一年，長篇小說小酒店出版了。這是作者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書中真實地描寫了下層社會的悲慘命運。左拉向“體面的”資產階級風味挑戰，所以資產階級報刊決定給小酒店作者以嚴厲的報復。但是這部長篇小說却不脛而走。無疑是成功了，左拉初次感到經濟上的自由。他遷居到離巴黎不遠的梅塘，深居簡出。他均勻地、很好地安排了自己的勞動。在動手創作下一部作品以前，左拉總是把長篇小說中事件發生的地點作長時間的研究，熟悉大量文獻。他擬訂了一系列的初步計劃、草稿和速寫。左拉在寂靜的書房里，經常感到自己親身參加了所描寫的事件。

左拉在二十五年內致力於創作長篇社會史詩盧貢·馬

卡尔家族，在一八九三年完成了这套小说的最后一部巴斯加医生。作家结束了其多年劳动后，就动手创作一套新的长篇小说：三名城（鲁尔德、罗马、巴黎）。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新闻工作者貝尔納·拉柴尔供給左拉一些关于德萊菲斯大尉事件的文献，军事法庭錯誤地控訴大尉犯了叛国罪。左拉对这件事感到极大兴趣，仔細研究了文献后，他得出結論：德萊菲斯是无罪的。一八九八年一月十三日，黎明报上刊登了左拉写給共和国总统菲力克斯·佛尔的一封信，題目是众所周知的我控訴。左拉控訴法国軍閥、法国法庭所犯的严重罪行，他还揭发了执政的反动派：“我作了一个革命的行动，目的在于向真理和正义的胜利靠攏。”左拉的言論使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进步人士发生很大的印象。左拉的勇敢、忠誠和政治积极性，得到他同时代的許多杰出人士很高的评价。

由于黎明报上发表的言論，左拉受到法院审判，被判監禁一年并科以罰款。左拉沒有等到判決执行，就离开法国，迁居到倫敦。他在倫敦計劃写作一套新的长篇小说四福音书，其中的第一部小说繁殖，在一八九九年左拉回巴黎后发表，第二部小说劳动，在一九〇一年出版，一九〇二年开始发表第三部小说真理。但是左拉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全部出版。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間，左拉由于煤气中毒死于巴黎寓所。

起初左拉打算把自己的长篇社会史詩以十部长篇小说为限，然而，由于他的构思規模的宏大，就需要大大扩充預定的計劃。到一八七五年，左拉已經在談到写作卢貢·馬

卡尔家族的二十部作品了。左拉是遺傳論的热心信徒，所以他在动手写作其多卷作品时，非常注意生物学的主题，把生理学的問題运用于文艺創作的範圍之內。在一八六九年提供給出版家阿·拉可阿的計劃中，已經詳細拟定了几部作品的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的性格，按左拉的意見，既受到宿命論的遺傳規律影响，也应受到他們本身所处环境的影响。重要的是，左拉仿佛已經在这个草稿中給自己規定两个目的：給生理学的定律和社会的規律以艺术上的說明。虽然在写作卢貢·馬卡尔家族的时期內，左拉始終注意生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而第二方面，即社会方面，对他具有愈来愈大的意义。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事件，即第二帝国的崩潰和巴黎公社，对这种傾向的表现起了重大的作用。在长篇小说卢貢家族的家运的序言中，左拉高兴地說：“……波拿巴的崩潰，对作为艺术家的我来说是必要的，对于按照我的意图完成戏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件事給了我一个无情的、然而也是必要的結局。”这样一来，卢貢·馬卡尔家族的历史範圍，自然而然地确定了。应该予左拉的勇敢精神以公正的評價，因为他在拿破侖第三的政权似乎还相当巩固的时候，就已开始給第二帝国的可恥存在作总结了。

左拉的长篇史詩的最后定稿，有下面这样一个小标题：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及社会史。一般說来，这个小标题頗能符合左拉在全部工作期間所抱定的目的。我們能在全套二十部长篇小说的每一部里碰到卢貢·馬卡尔家族某一系的代表人物。但是，除了少数例外，一个家庭的

历史完全是为了达成情节的目的，帮助作者把长篇史詩的各零散部分組成一个整体。

現代讀者在閱讀左拉的各部小說時，由于全神貫注在社会性故事上，往往会連其中的“自然性的事件”也沒有发现。左拉在其作品中所研究的范围广大的社会問題，使他越来越多地撇开生理学的題材，这种題材，在其总的构思和各部小說的草稿中，曾經起了那么重大的作用。

左拉是在資產階級第三共和国形成、确立和发展的情况下写作卢貢·馬卡尔家族的。國內的政治生活，沒有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这就不能不表現在左拉本人比較穩定的政治信念上。但是，就連在这种情况下，我們也能够証明，他的观点已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首先是他对共和政体的态度有了改变。左拉在实现其构思时，集中研究了他的周圍现实，此項研究工作，使他相信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万恶，引起了他对法国統治階級的仇恨以及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在七十年代，左拉創作了几部充滿着保卫共和国思想的热情的作品，其最尖銳的反波拿巴的小說就是属于那个时期的。这几部小說，似乎是对君主政体分子的陰謀的反应，特别是在馬克·馬洪当總統的时期。在八十年代，这种共和国热情显然消退了。左拉越来越多地研究当代生活中的迫切問題，研究第三共和国的社会的敗德行为以及革命的工人运动，对資產階級日益采取批判的态度，虽然他現在对資本主义的潜力产生空幻概念。正是在那个时期，他創作了萌芽和金錢这类小說。

撇开了卢貢·馬卡尔家族的生理学方面（这在上面已

經說過，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情節作用的)，我們可以有充分權利來證明整篇社會史詩在藝術上的統一性。雖然全套小說中的每一部，都是充分完善的和獨立的作品，但是要評論左拉這一現實主義作家和巨大的社會圖面創作者，只有從他的全部構思上來看。從盧貢家族的家運到崩潰，從一八五一年國家的政變到色當①慘劇——這就是史詩的範圍。作為一位真正的史詩詩人，左拉竭力向讀者介紹一系列作品，使他們注意細節以上的東西，使他們預感到不可避免的結尾。

讀者面前出現了第二帝國在其生長、發展和崩潰中的巨大社會形象。左拉小說中的許多篇幅，可以作為列寧論拿破侖主義的言論的絕妙說明。列寧說：“拿破侖主義是君主制，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維持平衡以防跌倒，賣盡笑臉以便統治，實行收買以便討好，同社會渣滓、同公開的小偷和騙子結交情，以便不單單靠刺刀維持下去。”②

左拉勇敢地面向他當代現實的最尖銳、最緊要的問題。他的巨大作品中，差不多有一千二百個人物，代表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各階層。小說中的事件，發生於和平與戰爭時期的巴黎、各省城和農村。

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一樣，在左拉的小說中，金錢是一個無個性的“主角”，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隱身彈簧，唆使人

① 色當，法國東北部的城市，1870—1871年普法戰爭時，拿破侖第三軍隊，在此城下敗績，導致第二帝國的崩潰和共和國的成立。

② 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245頁，人民出版社版。

們去干一切卑劣的勾當和犯罪行為。但是左拉生活在資本主義進入最後階段的時代，社會的對照愈來愈顯著，資產階級的道德顯得愈來愈可憎，事件本身的規模也比較大了，性質也比較悲慘了。左拉說：“資產階級的作用完結了……它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和財富，變成反動派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的力量上。”人民在左拉的作品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無論資產階級把千百萬勞動人民置於何種極端困苦的条件下，但也正是在這裡，在人民當中，保持着真正高尚的感情，對人类的痛苦表示无私的关怀。左拉說：“我怀着痛苦的心情，觀察着那因不能解决严重的劳动法問題而处于疲憊不堪的人民，和那么忧伤而勇敢、对人类那么怜悯和同情的群众，偉大的艺术家不必費尽心力和智慧就可以不断地描繪他們。”

卢貢家族的家運一書（一八七一），是左拉整篇社會史詩的有價值的序幕。作者怀着极大的同情在書中描繪出手握武器奋起保卫共和国的普通人民。左拉把路易·波拿巴进行国家政變的日子作为小說中事件發生的時間。他所選的事件展開的地点不是巴黎，而是外省，一个南方的小城普拉桑（左拉用这个杜撰的名称来描繪他从小熟悉的爱柯斯城）。

在小小的普拉桑，国家政變前夕和当时的政治力量的配备情况简单地、但可能也因而特別明显地表現了出来。人民的意見是不容易看出的，政治只是僧侶、貴族和一部分資產階級的特權罷了。对于新的共和政体的仇恨，使食利者和商人跟貴族和教会職員联合了起来，为波拿巴政變准备

了基础。

左拉小說里出現的都是生動鮮明的人物，他們是未來的拿破侖主義者，他們隨機應變，施用奸計，為第二帝國掃清道路。在這些人物中，盧貢占有首要的地位。畢哀爾·盧貢是農民的儿子，一個固執而貪財的小鋪老板，他一心想“出人頭地”，有一個時期他在事業上大有成就，然而他的貪婪始終沒有滿足。他的經常的妒忌、對橫財暴利的不可遏止的欲望、好冒險——凡此種種使得盧貢夫婦成為拿破侖主義者。

在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政變聯繫起來的人物中，有畢哀爾·盧貢的兩個兒子——阿理斯悌特和俄翟諾。未來的第二帝國的大臣俄翟諾·盧貢，在小說篇幅上很少出現，左拉只是為了要在普拉桑和巴黎之間布置一條線索才需要這個人物。通過參加拿破侖陰謀的俄翟諾，“黃色社交界”的常客得以知道普拉桑範圍以外發生的事情，並且依據這點來決定某些行動。左拉比較詳細地談到阿理斯悌特，他在貪欲的角逐和金錢兩書中用薩加爾的名字占有顯要的地位。不擇手段的新聞記者阿理斯悌特·盧貢，按左拉的說法，所關心的只是如何“儘可能把自己出賣的價錢大些”，“要倒向那些在勝利時願意慷慨地酬謝他的人們這方面”。阿理斯悌特的狡猾手段，起初給予他的益處很少，但是後來在其兄俄翟諾的幫助下，他變成了一個萬能的金融資本家。

這就是左拉以極大的說服力所揭露和指責的反動派陣營、波拿巴主義陣營。左拉同情的是在共和國和人民那一

方面。描写反抗波拿巴的工农群众的篇幅，即使在体裁方面也是与小说中的揭发性情节不同的。左拉怀着浪漫主义的兴奋情绪热烈地谈到起来作斗争的人民的严厉而庄严的行列。他把这股人流比作宏伟的瀑布，指出未经训练的、手无寸铁的、不习惯于战争的人民的组织性，赞赏他们的弟兄般的团结精神，并为他们寻找充满着热爱和喜悦的词句。

左拉通过青年西魏尔及其女友密埃特这两个形象，体现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人民意向的崇高和纯正。左拉描写了他俩的恋爱经过、他俩对真理和正义的思想的浪漫主义热情，为的是要更进一步强调反共和政体阵营的代表人物的荒淫无耻。和卢贡、格拉努、魏业的卑鄙无耻行为完全相反的是西魏尔和密埃特在起义者和军队冲突时的悲剧性死亡。

左拉在普法战争的前夕开始写作整套小说的第二部，然而直到一八七一年才把它完成。小说食欲的角逐（一八七一年）直接和卢贡家族的家运相衔接，讲的是阿理斯悌特·萨加尔——毕哀尔·卢贡的小儿子——的发迹史。小说中所讲的事件，属于第二帝国存在的头几年，事情发生于巴黎。

拿破仑第三分发礼物，鼓励金融上的投机，花费大量金钱来粉饰帝国的表面，力求把支持国家政变的各社会阶层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左拉非常确切地把第二帝国称为“妄诞和可耻的时代”，随着这一时代的诞生，各种各样的渴望发横财的冒险家很快就掌握了政权。左拉把投机家萨加尔的命运跟这个社会题材联系起来。萨加尔来到巴黎后，随